

告別「書評書目」

隱地

當初進幹校新聞系讀書，一心一意所想的，是當一名新聞記者，也不曉得小時候是受誰的影響，總覺得做了記者，就可四處旅遊，而環遊世界一直是我的夢想。

畢業後，我在新生報當了一個月的實習記者，股票行，養女會，地方法院以及奇奇怪怪的地方，跟着記者每天亂鑽，我不喜歡，我覺得社會真複雜，而一天當中竟要見許多陌生人，我也受不了，我的個性內向，也不善應對，相反的，編輯生活和記者完全不一樣，可以躲在幕後，不必拋頭露面，我遂立志要做一名編輯人員。

「警備通訊」，是我最初開始編的刊物，以後是「青溪雜誌」、「新文藝」，以及「書評書目」，當中有一年之久，每天晚上還幫着林海音女士協編「純文學月刊」。

將近十三年的編輯生涯，如今回憶起來，我竟頗為欣賞自己的毅力和恒心。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編輯生涯可說永無假期，一本出版接着又是一本，永遠不能脫期（不脫期是我永遠奉行的最高目標，十三年來在我手裏編出來的一百二十五冊雜誌，從無脫期現象，這個記錄，是我自己頒給自己的最高榮譽！）聽說日本和其他國家的部份雜誌，常常一年只出十期

，每年寒暑假可以少出一期，但願國內雜誌也能仿效，這樣，在雜誌社工作的人員纔能得到休假，並藉以充實自己！

編雜誌最大的快樂是可以比一般讀者更快的讀到名家佳作以及從來稿中發現出自默默無名却內容精采的好文章。而做為一個編輯人員除了忙忙忙，無休假時間外，最大的苦惱是沒有時間進修。中國文字複雜，而作家在匆忙中脫稿，時有筆誤發生，改正錯別字，以及修改贅字冗句，都是編輯工作人員的責任，編輯人員如果沒有豐富的常識和正確的知識，常常無法勝任愉快，可是除非這名編輯人員在進入報社或雜誌之前，學識基礎紮實，否則想等進入雜誌社後再來充實自己，常感書到用時方恨少，古語說：「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而我們的雜誌文化界，總是很少有讓編輯進修的機會，痼疾有一次竟對我說：「編雜誌實在太忙了，我已忙到連想翻翻字典的時間都沒有了！」這不是笑話，這是許多編輯人員共有的經驗。

不過話也說回來，任何一個公私機構，都不歡迎工作人員在上班時間不做事，却死抱住一本字典拚命讀書，進修是重要的，進修却也不應就誤了公事。

「書評書目」是一份勸人讀書的雜誌，我很幸運能在這樣的一個雜誌社工作，近五年來，使我收穫良多。作為一個從創刊號就進入「書評書目」的園丁來說，我深深瞭解它的財務狀況，四十八期以來，期期都在虧損之中，要不是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在財力上源源供給，這本雜誌的生命是不可能延續這麼久遠的，在這裏我要說出個人對洪建全先生的敬佩之心，此外，近五年來，「書評書目」得到社會上各界人士許許多多的鼓勵和讚美，我也必須聲明，這份榮譽歸功於每一個曾經為「書評書目」付出心血的朋友，以及「書評書目」廣大的作者羣。曾經參予實際編務的工作人員先後有楊添源（二至七期）、陳芳明（八至十四期）、覃雲生（十五至十九期）

）、張伯權（二十至四十三期；其中四〇，四一、四二、四三，共四期，係由其主編）、周浩正（二十一至三十八期）、王鴻仁（三十九至今）、覃雲生（四十四至四十八期），還有並未掛名、支薪，完全無條件經常幫忙我編務的有景翔、沈謙、鄭明劍等，我感謝這些朋友，他們每一位對「書評書目」的愛心，使得這本雜誌纔能以今天這樣的面目與喜愛它的讀者見面。

編了十三年的雜誌，每天的工作都是一樣，約稿、看稿、改稿、畫版樣，校對，編頁碼，然後是到印刷廠，聞油墨味，和印刷廠老闆吵架，經常臉紅脖子粗，一期出來了，另一期又要開始籌劃，請人設計封面，和作者寫信，退稿時寫道歉信；就是這樣，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我感覺疲倦了，我覺得自己需要休息，有兩、三位愛護我的師長，朋友告訴我，這是職業病，每個人都會在某一時期厭倦自己的工作，要我再編一段日子試試，可是我自己覺得，我編雜誌已經編得太久，我懂得的，以及我

會的，都透過「書評書目」，獻給了讀者，如今我的心田已經乾枯了，我再沒有什麼新戲法可以拿得出來，爲了使一份雜誌能溶入新的血液，新的精神，一個自感心力交瘁的園丁應該交出他的棒子。

我最後要感謝的是洪敏隆和簡靜惠夫婦，由於他們的賞識，使我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所長，我把生命中最好的青春年華獻給「書評書目」，而「書評書目」也讓我實現了自己的理想，這種合作和交換，都是我樂意的，相信也是我往後年老時一段珍貴難忘的回憶。

訂閱書評書目

請撥電話：

5816283